

明

史

明史卷一百七十二

列傳二十三

陶安

詹同

朱升

樂韶鳳

劉三吾

吳伯宗

吳沉

劉仲質

朱善

鮑恂

羅復仁

安然

陶安字主敬，當塗人。少敏悟，有大志，博涉經史，嘗從
著儒李習游。元至正初，舉江浙鄉試，授明道書院山
長，避亂家居。太祖取太平，安與李習率父老出迎。安
見太祖，狀貌謂習曰：「龍安鳳質，非常人也。」吾輩今有
主矣。太祖召安與語，時事安進言曰：「方今海內鼎沸，

豪傑並爭攻城屠邑互相雄長然其志皆在子女玉帛非有撥亂救民安天下之心明公率衆渡江神武不殺以此應天順人弔民伐罪天下不足定也太祖曰善吾欲取金陵何如安曰金陵古帝王都龍蟠虎踞限以長江之險若取而有之據其形勝以臨四方何向不克太祖又曰善授安元帥府令史習太平知府習卒於官安遂從入集慶調行省都事擢左司員外郎進郎中太祖得到基宋濂章溢葉琛四人問安四人者何如對曰臣謀畧不如基學問不如濂治民之才不如溢縣太祖多其能讓克武昌命安爲黃州

知府安性寬仁長於吏治既至黃輕徭薄稅招徠流
亡民以樂業坐事謫桐城令起知饒州皆有惠政是
時方急軍餉安善諭所部輸之軍中賴無乏信州盜
蕭明攻饒安督吏人拒守且登城諭賊衆曰若皆良
民奈何反爲賊用衆皆曰使官府走如太守吾曹寧
至於此城卽破保不相害也會援師至賊遂敗去諸
將欲屠鄉民從賊者安不許曰彼爲所脇耳奈何殺
之由是民皆得完帝嘉其功賜詩褒美焉吳元年初
置翰林院首召安爲學士於是方微四方宿儒集闕
下議禮命安爲總裁官已又修律令復命爲議律官

洪武元年命知制誥兼修國史帝御東閣安與章溢
等待側帝命安論前代興亡本末帝曰喪亂之原未
有不由驕佚者也聞卿言深愜朕心又嘗論學術安
因進曰道之不明邪說害之也帝曰邪說害道猶美
味之悅口美色之眩目鮮不爲所惑者邪說不去則
正道不興天下何從而治安頓首曰陛下此言誠探
本至論也既爲議禮總裁遂與省臣條上郊社宗廟
議帝皆從其言安事帝十餘歲視諸儒爲家舊及官
侍從其承寵遇愈渥至御製門帖子以賜褒美有加
御史或言安隱過帝詰曰朕素知安安寧有此且若

安從聞之曰聞之道路帝大怒曰若取道路言毀譽人以此爲盡職乎立黜御史旣又命安爲江西行省叅知政事從容勞之曰自卿首謁軍門爲朕陳王道論時務固已深契於衷繼是而往敗歷中外裨益良多茲命江西上游都會撫治者實難其選朕故以命卿安至江西政績益著其年卒於官疾劇猶草上時務十二事計聞帝親爲文致祭追封姑孰郡公安所學尤長於易諸儒稱其筮驗若神云方國初之議諸禮也是時宋濂方以外艱家居其儀率經安裁定大祀禮專用安議祫禘禮舊同齋戒禮未升五祀禮崔

亮朝會禮劉基祝祭禮魏觀軍禮陶凱家後復有改
易焉語在禮樂志安子晟洪武中爲浙江按察使好
賄親信輕薄吏帝聞之怒并其兄昱誅之而發家屬
四十餘人爲軍後死亡且盡所司復至晟家勾補安
繼妻陳氏詣闕訴帝念安功除其籍福王時追諡安
文憲

詹同字同文初名書婺源人少穎異受易於甘楚材
春秋於劉彭壽至正中舉茂才異等除郴州學正遇
亂家黃州仕陳友諒爲翰林學士承旨兼御史太祖
下武昌召爲國子博士易名同時功臣子弟教習內

府諸博士治一經者猶不能盡通同獨淹貫羣籍講
易與春秋尤見超詣太祖善之遷考功郎中置起居
注書諭之曰國史貴乎直筆朕平日言行是非善惡
汝當直書毋有所隱俾後世得以徵實因再拜受旨
洪武元年與侍御史文原吉起居注魏觀等循行天
下訪求賢才還進翰林直學士二年改侍讀學士會
御史中丞劉基請加禮大臣同因取戴記及賈誼疏
以進且復開說劉切帝深納焉四年進吏部尚書六
年爲學士承旨兼吏部尚書同雖任吏部凡國家文
章制作之事皆所裁定旣爲承旨遂與侍講學士樂

韶鳳定釋奠先師樂章又請修大明日曆帝命同與
宋濂爲總裁官吳伯宗等爲纂修官逾年成書百卷
上之自起兵以來至洪武六年凡征伐次第禮樂刑
政群臣功過四夷朝貢之類莫不畢載詔藏之金匱
副在秘書監同等又言日曆人不得見請仿唐貞觀
政要分輯聖政自敬天以下爲四十類凡五卷書成
名皇明寶訓自是凡有政蹟史官錄之以類增入焉
七年特許致仕勅曰朕起布衣提三尺劍拯民之艱
延攬群英以圖至治曩者武昌旣下爾同以文章之
美從朕同游厥後任國子博士起居注翰林學士皆

舉其職及長吏部辨人才之賢否審職任之輕重咸
得其宜今年雖已邁猶輸誠効謀迄無少怠可謂賢
也已朕不忍卿以衰髦之年服奔走之勞特命以翰
林學士承旨致仕爾惟欽哉後復起爲承旨卒同操
行耿介始終清白爲文操筆立就應制占對無不稱
旨至老春注不衰福王時追贈禮部左侍郎謚文憲
予敕字資善洪武十五年舉秀才會復置都察院設
監察都御史八人以敕及李原名趙仁等爲之明年
改試左僉都御史又明年起拜左都御史二十三年
兼吏部尚書居二年實授尚書兼左都御史皇太孫

立以太子少保兼尚書綴有才智剛決不可犯勤於
治事爲太祖所獎任然傾險多忌李善長之死綴有
力焉解縉爲王國用草疏白善長寃綴銜之欲中縉
以危法藍玉謀反語連綴及于尚寶丞絳並伏誅同
從孫希原爲中書舍人善大書凡宮殿城門題額往
往皆希原書也

朱升字允升休寧人少師事同里陳櫟復往學於九
江黃澤歸讀書紫陽祠中舉元鄉薦爲池州學正退
隱石門覃思著述明兵下徽州以鄧愈薦召入太祖
問以時務升對曰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太祖善之

遂奏密議一切典禮章程悉預裁畫興元年授侍講
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以年老特免朝謁尋進學士
洪武元年定宗廟時享之禮尋被命與諸儒修女誠
朱古賢后妃事可爲法者編錄上之封爵諸功臣制
詞多升所撰時稱其典核踰年請老歸卒年七十二
升自勦力學至老未嘗一日釋卷於經學尤邃嘗曰
先儒作傳注求以明經也俗學之陋往往雜誦經註
使經文斷裂旨趣不融於是始作諸經旁註貫穿枝
節會通源流離而觀之則逐字爲訓合而誦之則條
達成章辭約義精學者稱楓林先生子同官禮部侍

卽坐事死

樂韶鳳字舜儀金華人博學能文章謁高帝於和陽
與語奇之從渡江叅軍事從下金陵授江南行省管
勾洪武三年授起居注歷給事中中書左司員外郎
兵部侍郎六年拜尚書與中書省御史臺都督府定
教練軍士法改侍講學士與承旨詹同釐正釋奠先
師樂章編集大明日曆七年帝以祭祀駕還應用樂
舞前導命韶鳳等撰樂章諭以致敬慎鑒戒之意毋
徒頌美因撰神降祥神既惠酣酒色荒禽荒諸曲以
進凡三十九章曰回鑒樂歌其詞皆存規諫禮部具

樂舞圖以上命太常肄習之八年帝以舊韻出江左
多失正音命與諸廷臣參考中原雅音正之書成名
洪武正韻又命考陵寢朔望祭祀禮及登壇脫舄禮
韶鳳詳稽故實衷定其儀帝俱從之尋以病死九年
起爲國子司業十二年遷祭酒奉詔定皇太子與諸
王往復書劄禮考據精詳屢蒙褒答明年致仕歸以
壽終韶鳳弟暉禮教皆知名禮至太常卿

劉三吾名如孫以字行初名崑茶陵人元耕孫壽孫
皆仕元耕孫爲寧國路推官長搶賊陷寧國死焉壽
孫爲常寧州學正武岡洞獠寇常寧亦死之三吾避

兵廣西行省承制授靖江教授遷儒學副提舉內附
後歸茶陵洪武十八年以茹瑈薦召至年七十三矣
奏對稱旨授左贊善累遷翰林學士時天下初平儀
制闕畧帝銳意制作而宿儒凋謝得三吾晚悅之一
切禮制及三場取士法多所刊定三吾博學善屬文
帝製大誥命三吾序洪範注成亦命序勅修省躬錄
書傳會選寰宇通志禮制集要諸書皆總其事書成
賞賚甚厚帝嘗曰朕觀夫秦臺壁間常有黑氣異之
今消矣文運其興乎卿等宜有所述作以稱朕意帝
製詩每令三吾屬和每朝奉命列侍衛前燕享賜坐

殿中其爲帝禮重如此二十三年授晉世子經吏部
勅其怠職降國子博士未幾復學士二十五年皇太
子薨帝御東閣門召群臣曰朕老矣太子不幸至此
古云國有長君社稷之福燕王英武似朕立之何如
三吾進曰皇孫年富世適之子子沒孫承適統禮也
卽立燕王置秦晉二王何地帝不及答但大哭而罷
皇太孫之立三吾有力焉戶部尚書趙勉者三吾壻
也坐賊死三吾引退許之未幾又復學士三十年偕
紀善白信蹈等主考會試榜發北士無預者諸生上
言三吾等南人私其鄉帝怒命待講張信等覆閱不

稱旨會有言信等故以陋巷呈進由三吾等屬之也
帝益怒信蹈等論死三吾以老戍邊帝親賜策問更
試擢六十一人皆北士也時謂之南北榜又曰春夏
榜云建文初召還卒

論曰太祖起徒步未嘗學問既登大位親禮儒臣惟
恐後可謂知致治之本矣而陶安諸人遂應運而起
發抒其風抱以黼黻昇平俾有明之制作文章煥然
可述且遠軼於前代則世所謂儒者迂踈而寡效其
然乎哉

吳伯宗名祜以字行金谿人洪武四年始開科擢進

士第一賜冠帶授禮部員外郎與學士宋濂同修大
明日曆胡惟庸方用事欲人附已伯宗剛直不肯相
屈下惟庸恨之八年惟庸中傷以事謫居鳳陽伯宗
上書論時政因言惟庸專恣不法不宜獨任以事久
之必爲國患帝得奏召還賜衣鈔奉使安南還稱旨
除國子助教十二年命進講東宮首陳正心誠意之
說明年改翰林典籍帝製十題命賦伯宗援筆立就
帝稱曰才子賜織金錦衣十四年除太常寺丞辭明
年改國子司業又辭忤旨貶金縣教諭至淮安召還
爲翰林檢討進武英殿大學士十六年冬坐累降檢

討伯宗溫厚詳雅而不苟嬖阿故屢獲譴踰年卒於官

吳沉字濬仲蘭籍人元名儒師道子也早以學行聞太祖下婺州召沉及同郡許元葉瓚王胡翰汪仲山李公常金信徐寧童冀戴良吳履孫履張起敬會食省中曰今二人進講經史敷陳治道已而命沉爲郡學訓導洪武初郡以儒士舉誤上其名曰信仲授翰林院待制沉謂修撰王彥曰名誤不更是欺罔也將言於朝彥以恐觸上怒止之沉不從具牒請改正帝喜曰誠慙人也遂眷遇之召侍左右論說書史言多剴切

以事降編修未幾復爲待制尋再降編修給事中鄭
相同上言尊無二上故事故事東宮惟東宮官屬稱
臣朝臣則否今一體稱臣於禮未安沉駁之曰東宮
國之大本所以繼聖體承天位者也尊東宮所以尊
主上相同言非是帝從之尋以奏對失旨降渭源縣
教諭未行復爲翰林院典籍尋擢東閣大學士居一
年降翰林侍書尋改國子博士踰年以老乞歸卒沉
帝奉詔採古敬天忠君孝親事蹟類次爲書上之賜
名精誠錄又以武經七書多依托之言著六經師律
一兵象二兵用三兵禮四兵詩五兵訓凡五篇行於世

劉仲質字文質分宜人洪武初爲宜春縣訓導祇薦
入京奏對稱旨擢翰林典籍頃之奉命較正春秋本
末十五年拜禮部尚書帝以天下郡縣並建孔子廟
而報祀之禮止行京師典禮未備命仲質議之仲質
乃與儒臣奏定釋奠禮儀頒行天下學校每歲春秋
仲月通祀孔子如儀時國子學新成帝將行釋奠禮
侍臣有言孔子雖聖人臣也禮宜一奠而再拜帝曰
孔子明道德以教後世其可以職位論耶昔周太祖
如孔子廟將拜左右曰孔子陪臣不宜拜周太祖曰
孔子百世帝王之師何敢不拜遂再拜朕深嘉其明

斷不惑左右之言。今朕有天下，敬禮百神於先師之禮，宜加尊崇。乃命仲質詳議。於是仲質議曰：陛下隆師重道，意甚盛。臣等謹斟酌典制，以爲常服。皮弁執圭詣先師位前，再拜獻爵。又再拜退，易服詣彝倫堂，升御座，祭酒司業、博士助教以次進講。賜坐侍臣東西，分列講畢，宣諭學官弟子事畢，退宮。明日祭酒率學官上表謝，庶典禮隆重。稱陛下之意。詔曰：可。又立學規十二條，合欽定九條，頒賜師生。又奉命頒劉向說苑新序於天下學校。令生員講讀。是年冬，改革蓋殿，大學士帝親製誥文賜之。未幾，坐事貶監察御史。

後以年老致仕仲質爲人厚重篤實博通經史文體
平暢典確不尚浮藻嘗當上意焉

朱善字備萬豐城人九歲通經史大義能屬文元末
隱山中著書絕意仕進事繼母以孝聞洪武初爲南
昌教授八年對廷試第一授翰林院修撰十二年奏對失
旨謫遼東教授未至放還鄉十七年召爲翰林待詔
上疏論婚姻律曰國重世臣家重世婚今民間婚姻之訟
甚多非姑舅之子若女則兩姨之子若女蓋法不得爲
婚以故讐家訟訟或已聘見絕或既婚復離或成婚
有年兒女成行有司逼奪使夫婦分離子母永隔冤

憤抑鬱無所控訴悲號道路感動人心議律不精而
乃至此按舊律尊長卑幼相與爲婚者有禁若謂母
之姊妹與已之身是謂姑舅兩姨不可以卑幼上匹
尊屬若已爲姑舅兩姨子彼爲姑舅兩姨女無尊卑
之嫌爲子擇婦爲女擇婿古人不以爲非成周之時
王朝所與婚者不過齊宋陳杞四國而已故當時稱
異姓大國曰伯舅小國曰叔舅其世爲婚姻可知至
於列國齊宋魯秦晉亦各自爲甥舅之國後世如晉
之王謝唐之崔盧滿楊之睦朱陳之好皆世爲婚媾
其顯然可證者如溫嶠之王鏡臺以舅之子娶姑之

女呂榮公夫人張氏乃待制張鼎之女待制夫人即
榮公母申國夫人之所也今江浙此事尤多以致獄
訟繁興賄賂公行風俗凋弊願以臣章下群臣議弛
其禁庶幾刑清政簡風俗可厚帝是之十八年擢文
淵閣大學士日見親信有所論說輒稱旨嘗講心箴
家人卦帝大悅未幾以疾請告歸卒年七十二所著
詩經解願史輯行世正德中謚文恪

鮑恂字仲孚崇德人受易於臨川吳澄好古力行不
求聞達著大易傳義西溪集爲學者所稱元至正中
由鄉薦仕爲温州學正學士張翥御史劉彥博薦入

翰林不就洪武四年初以科舉取士召陶同朱濂爲
考試官十五年禮部主事劉庸薦陶及安吉余詮高
郵張長年登州張紳皆明經老成達治體可備顧問
帝遣使辟召陶詮長年先至召見武英殿西廡陶年
八十有餘長年詮逾七十帝見之甚喜賜坐顧問退
就舍翼日並命爲文華殿大學士陶等固辭帝曰卿
等高年授此職以輔導太子何辭爲皆言老且疾辭
益力許之後紳至以爲鄞縣教諭明年松江全思誠
以耆儒徵亦授爲文華殿大學士賜勅致仕紳尋召
爲右僉都御史終浙江左布政使

論曰太祖倣宋制置殿閣大學士蓋猶翰林清秩也
故擢諸明經修行及年高者爲之伯宗剛直不阿沉
仲質善學有原本尚詮長年則高尚其志並可謂履
道之士也是以君子有取焉

羅復仁吉水人少嗜學尤通天文書陳友諒辟爲翰
林院編修未幾棄官去王師取九江復仁謁太祖營
門因留置左右從破友諒於鄱陽齊燬書諭降江西
未下諸郡授中書諮議又從圍武昌太祖欲招陳理
降以復仁故友諒臣也遣入城諭理且曰理若來當
不失富貴復仁頓首請曰如陳氏遺孤得保首領俾

臣不食言於異日臣雖死不憾矣太祖曰汝行吾不
汝誤也復仁至城下號慟者竟日理驚旋之使入見
復仁又持理哭哭止問故乃以太祖意諭之理心動
因遂語理曰大兵所向猶摧拉枯朽不降且屠城中
民何罪宜早爲之所理善其言卽率官屬出降遷國
于助教以復仁老特賜小車出入每見必賜坐食飲
已復使擴廓還擢編修會安南以兵侵占城占城遣
使訴於朝遂命復仁齎詔至安南使歸所侵地其王
旣奉詔贈遺復仁金貝及他土物甚衆悉却不受帝
聞而賢之洪武三年置弘文館以復仁爲學士與劉

基同位在帝前數率意陳得失嘗捧南音帝頗喜其
質直呼爲老實雖而不名間幸其第值復仁方操塗
具完璧急呼其妻抱机以坐帝帝曰賢士豈宜居此
命賜居第於城中尋乞致仕陞辭賜大布衣題詩衣
襟上褒美之已又召至京師復仁奏減江西秋糧及
兵餉帝皆許之留三月復賜玉帶鐵拄杖裘馬食具
遣還鄉竟以壽終孫汝敬自有傳

論曰彼仁質實人也却積固所優爲方奉命招降猶
拳拳不忘故主可不謂賢爲其以寵遇令終殆亦宜
也

安然祥符人徙居潁州元季以左丞守萊州明兵下
山東然率衆歸附洪武元年授起居注轉給事中尋
擢山東叅政撫綏流移俸餘悉給公用太祖聞而嘉
之召爲工部尚書五年除河南叅政歷浙江布政使
十二年入爲御史臺右大夫十三年改左中丞坐事
免明年復召爲四輔官先是帝罷中書省撤其職掌
於六部召耆儒王本杜祐等至告太廟以本祐翼敷
爲春官杜敷趙民望吳源爲夏官秋冬闕令本等攝
之仍兼太子賓客位公侯伯都督之次屢賜勅諭隆
以坐論之禮令協贊政事均調四時會立冬朔風釀

寒成冬令帝以爲本等功賜勅嘉勉又月分三旬人各司之以兩賜時若驗其稱職與否刑官議獄四輔及諫院覆覈奏行有疑讞四輔官封駁覈等致仕名然代之諸人皆起田家惇朴無他長獨然久歷中外練達庶務奏對皆有裨益眷注特隆尋卒帝親爲文祭之繼安爲四輔者李幹何顥周十五年王本坐事誅顥周出爲知府祐幹俱罷去是官遂廢不復設龔穀鉛山人以行誼重於鄉致仕後復起爲國子司業歷祭酒坐放諸生假不奏聞免杜穀字致道壺閩人舉元鄉試第一除高平教諭遷臺州學正歸家教授

通易詩書三經吳源莆田人亦再徵爲國子司業
論曰太祖罷中書省設四輔官或聘耆儒自布衣經
爲之蓋有意於復古矣然古之三公官不必備以難
其人也如然者勝國之降臣耳亦覲焉尸居此位所
謂調四時而理萬化者然豈其人乎以云復古難矣

明史卷一百七十三

列傳二十四

滕毅

陳修李仁

吳琳

王克己趙好德

楊思義

滕德懋

楊訓文

費震

周肅張琬

周禎

世家賢周渙
劉惟謙

錢唐

端復初

李質黎光

單安仁楊冀安

朱守仁

薛祥

滕毅不知何許人元末流寓江南太祖征吳以儒士

入見言事稱旨留徐相國幕下尋除起居注命同揚
訓文集古無道之君若桀紂秦始皇隋煬帝行事以
進曰往古人君所爲善惡皆可爲龜鑒吾所以觀此
此者正欲知喪亂之由以爲炯戒耳與宋濂等日侍
左右甚見眷遇吳元年出爲湖廣按察使尋召還同
李善長劉基陶安周禎等刪定律令務存寬大官民
宜之洪武元年擢吏部尙書時六卿初設一切選除
考課佐省臺裁定不激不隨人稱識體無何出爲江
西行省叅政卒於官

陳修字伯昂上饒人從平浙東授理官援引律令悉

本寬厚盡改元季煩苛之政擢兵部郎中時方事軍
旅其專征大帥帝自簡命諸偏裨及屯戍將佐屬修
遘選者皆得人遷濟南知府濟南屢經蹂躪比戶彫
殘且多衛將練兵屯田其間修調劑有方便兵民相
安流亡復業帝嘉之拜吏部尚書時開創之初制法
未定修詳考舊典參以時宜按地劇僻爲設官煩簡
凡庶司黜陟及課功覈實之法皆精心籌畫銓法扶
然未幾卒官興修同東銓政者李仁唐人仕陳友諒
爲招討使王師克武昌常遇春奇其智畧薦授黃州
知府招撫流亡民皆樂業召爲給事中擢吏部侍郎

進尚書坐事謫知青州有善政起拜戶部侍郎尋致仕

吳琳黃岡人太祖下武昌求荆楚名儒詹同薦琳通經好古召爲國子助教與同並教胄子文采不如同而經術過之吳元年除浙江按察司僉事復入爲起居注命賣幣帛求書於四方洪武四年遷太常寺卿進兵部尚書與京闈鄉試六年改吏部尚書與詹同迭主部事踰年乞歸帝嘗遣使察之使者潛至旁舍見一農人坐小几起拔稻苗布之貌甚端謹使者前曰此有吳尚書者在否農人斂手對曰琳是也使

以狀聞帝爲嘉歎繼琳爲尚書者王克已壽陽人洪武初以文學徵除戶部主事潔已不緇出納詳慎擢吏部尚書未幾致仕趙好德汝陽人洪武元年以儒士知陝州遷知安慶府有政績擢戶部侍郎進尚書改吏部典銓平明太祖嘉之命圖像禁中終陝西叅政于毅永樂初爲工部左侍郎兼詹事府少詹事久之謫文陞卒

楊思義不詳其籍里太祖稱吳王以思義爲起居注在左右未嘗有失初錢穀隸中書省吳元年始設司農卿以思義爲之明年設六部改爲戶部尚書帝諭

思義曰先王之世野無不耕之民室無不蠶之女自什一之制湮技巧作而農桑業廢一民負耒百家待食一女理織百夫待衣欲民不貧何可得也思義請令民間皆植桑麻四年始徵其稅不種桑者輸絹不種麻者輸布如周官里布法詔可帝念水旱不時公私緩急無從振給命思義通令天下立預備倉定爲出納之法如常平社倉例擇耆老主其事官不得問災傷者隨時勘實蠲免著爲令明年帝諭廷臣古者天子籍田千畝所以供粢盛備饋膳自經喪亂其制久湮上無以教下無以勸其首舉耕籍禮思義損益

前代儀節自告朔迄終事其間太史文告之辭農官
省扈之節一揆三推之數未始黛紉之文莫不詳備
帝甚嘉之思義肯司邦計獨以興農桑振災荒爲急
雖本帝意而經畫詳密時稱其知本計云調陝西行
省叅政卒於官

滕德懋字思勉吳人元季爲浙江行省掾叅政原耳
只班討方國珍辟爲叅謀國珍降留撫台州多惠政
台人德之太祖徵授中書省掾從征陳友諒除知信
州以才力不逮辭改建昌府同知時陳氏故相王溥
守禦建昌舉動多不法德懋委曲開導絕以大義溥

爲悛改選知潭州再進湖廣行省左右司郎中召拜
兵部尚書尋改戶部尚書以事免官卒德懋氣度弘
偉辯博工文辭尤長於章奏一時招徠詔諭之文多
出其手先是爲恭謀時渡海會颶風作舟垂覆人皆
駭亂德懋神色自若人咸推其器量

揚訓文字克明潼川人元淮海書院山長王師下揚
州以儒生入見太祖嘉其惇謹留侍左右除起居注
諭曰起居之職非專事紀錄而已要在輸忠納諫致
主於無過之地斯爲盡職生素謹厚當始終一致馳
馬者遇險能戒則不墜肆意於平曠則顛蹶隨之吾

每以此自儆故以相示遷中書省左司郎中帝嚴毅
省臣自善長以下非燕見未嘗假顏色暇則召訓文
入內庭論歷代興亡之跡每至夜分乃罷洪武元年
以漢太常掌禮儀祀事列九卿之首宋以蔡林之長
主判乃設太常司命訓文爲卿二年以胡惟庸代之
出知湖州移汀州四年召爲禮部尚書與陶凱同理
部事初定貢舉法帝親策士於廷命訓文協凱提調
舉吳伯宗等百二十人時稱得士本年改戶部尚書
請令內外倉庫收支錢穀內則中書省外則行省編
次第爲符券以清破冒乾沒之弊著爲令五年改河

南行省參政卒於官舉行政事爲時所稱

費震鄱陽人洪武初以賢良徵爲吉水知州寬惠得民擢漢中知府歲凶盜起震發倉粟十餘萬斛貸民俾秋成還倉盜聞皆來歸令占宅自爲保伍得數千家至秋大熟悉還前粟帝聞而嘉之後坐事被逮以有善政特釋之用爲寶鈔提舉十一年帝謂吏部曰朝廷聽爵祿以鼓舞天下之士資格者爲常流設耳非所以待其賢自後有材能而居下位者當不次用之遂超拜震戶部侍郎其餘量材超擢者九十五人震尋進尚書奉命定丞相御史大夫以下歲祿之制

刻石官署出爲湖廣布政使以老致仕周肅者吉水人元樞密院同知來歸授御史臺都事以直諫稱旨見張齊歷湖廣副使河南知府有惠及民入爲戶部尚書經畫有方帝甚器之其後以空印事與同官何士弘皆棄市又有張琬者鄱陽人洪武初以貢士試高等授給事中改戶部主事一日帝問天下財賦戶口之數琬口對無遺帝悅立擢左侍郎謹身殿災上書時政歲饑請蠲民租百萬餘石俱見嘉納琬才敏有心計以疾卒官年二十七時人惜之

周顥字文典鹿天江寧人元末流寓湖南太祖年僞

漢用爲江西按察僉事吳元年進大理寺丞旋爲卿
太祖以唐宋皆有成律斷獄惟元以一時行事爲條
格胥吏易爲奸弊詔顧同李善長劉基陶安等定律
令諭曰立法貴在簡明使人易曉若條緒煩多舞文
之吏得以賞祿爲奸禁殘暴者反以傷良善非刑之
平也命顧等以次列上條目太祖親爲酌定顧明習
法比稍疑定憲多出其手善長等受成事而已既爲
令百四十五條又命顧直解其義書成太祖稱善曰
此書行犯法者寡矣洪武元年設刑部以顧爲尚書
尋改治書侍御史出爲廣東行省叅政時省治初開

正官多缺吏治鮮勸懲廣州香山丞冲敬興縣治招
流移以勞卒官顧至親爲文祭之聞者感動因廉郡
邑之良者言於朝雷州府同知余騏孫惠州知府萬
迪乳源知縣張安仁清流知縣李鐸揭陽縣丞許德
皆以有興學建城功並加旌賚復舉廉州知府脫因
歸善知縣木寅寅土司脫因蒙古人顧上其蹟人服
其公三年秋召爲御史中丞尋引疾致仕帝即位初
懲元寬縱用法嚴奉行者惴惴重足立律令既具吏
士始知循守其後數有釐正皆以顧書爲權輿云同
時有世家賢臨穎人有才畧其先蒙古族元集賢學

士守膠東諸郡王師徇登萊來歸授大理少卿尋爲
禮部侍郎進刑部尚書數月生累降廬陵知縣稍起
至臨安知府致仕又有周湏者鄱陽人善詩與李叔
正卒敬萬石陽伯謙查和卿輩號江西十才子徵授
大理丞與修大明令歷按察僉事河間鹽運使洪武
二年冬召爲刑部尚書未視事先入官舍責辱祿史
帝聞之怒貶惠州經歷又有劉惟謙者不詳何許人
吳元年以才學舉任大理寺少卿與顧同定律令改
刑部郎中歷廣西四川叅政入爲刑部尚書命擬新
律條例揭於西壁久之成書三十卷合六百六條刪

繁損舊輕重得宜帝善之命頒行天下後坐事免官
錢唐宇惟明象山人博學敦行洪武元年舉明經對
策數千言稱旨特授刑部尚書二年詔孔廟春秋釋
奠止行於曲阜天下不必通祀唐伏願上疏言孔子
百王宗師垂教萬世天下共遵其教故天下得通祀
孔子報本之禮不可廢也吏部侍郎程徐亦爭之帝
不聽久之卒用其言詔天下通祀孔子帝覽孟子至
草莽寇讐語輒廢卷謂非臣子所宜言議罷其配享
詔有諫者以不敬論唐抗疏入諫曰臣爲孟軻死死
有餘榮帝見其誠懇不之罪其後配享旋復然卒命

儒臣修孟子節文云唐爲人強直一日詔講虞書唐
陸立而講或糾唐草野不知君臣禮唐正色曰以古
聖帝之道陳於陛下不跪豈得爲倨乎又嘗諫宮中
不宜揭武后圖忤旨待罪午門外竟日帝悟賜針諭
之復位而宮中撤武后之圖矣未幾謫壽州卒

端復初字以善溧水人本姓端木子貢裔也復初少
個儻有幹濟元末爲小吏常過春鎮金華召致幕下
未幾辭去太祖知其名召爲徽州府經歷元季田賦
不均民不堪命復初令民自實田彙爲圖籍覈盈朒
審虛實以定科徭積弊盡刷由是民無逋租官無橫

敏遷吉州府通判丁母憂服闋召赴京除磨勘司丞
尋遷爲今時官署新立案牘填委復初精明強力鉤
稽無遺每奏對帝嘗延譽之性嚴峭人不敢干以私
已而僚屬皆以貪敗復初獨以清白免起拜刑部尚
書精於聽斷用法稱平杭州飛糧事覺逮繫百餘人
詔往治之分別鞠訊真僞立得知府以下皆服罪出
爲湖廣叅政令民來歸者復其賦一年流亡畢歸以
治辦聞坐事召還卒於京子孝文爲翰林待詔孝思
爲翰林待書先後使朝鮮並著清節朝鮮人爲立雙

清節云

李質字文彬德慶人有才畧博涉文史至正末何真
辟置麾下與參機務德慶民爲亂真遣質歸募兵立
寨龍岡上設策防勦悉平諸賊旁郡多賴其保障文
士客嶺南者劉三吾伯顏子中孫賁等皆依之洪武
元年大軍下廣州質全城歸附隨何真入見太祖慰
勞之授中書斷事明年改都督府斷事強力執法丞
相都督咸敬憚之五年擢刑部侍郎進尚書治獄平
恕出爲浙江行省叅政居三年惠績著聞以年老召
還致仕復起爲靖江王府右相十三年王有罪廢質亦
坐死又有黎光者東莞人以鄉薦拜監察御史巡蘇州

民罹水災乏食請於朝得賑貸全活甚衆巡鳳陽上封事悉切時弊太祖嘉之擢拜刑部侍郎立朝有風節執法不阿爲御史大夫陳寧所忌以事中之死貶所

單安仁字德夫濠人元樞密判官從鎮南王宇羅魯化守揚州鎮南王爲長捨軍所逐安仁猶堅守太祖定集慶使人招之乃以衆來附命爲元帥守鎮江移守常州以忠謹爲太祖所知其子叛降於張士誠士誠破得其子付安仁自治之遷浙江按察司副使浙俗喜告訐有金華民訴其邑丞受金者安仁廉得其

誣寘諸法告訐之風頓息尋進按察使徵爲中書左
司郎中時浙淮甫定中書務劇安仁悉心綜理裁斷
有緒楊憲譖其罪坐罷職尋遷爲瑞州守禦千戶久
之入爲將作卿洪武元年擢工部尚書仍領將作事
安仁精敏多智計諸所營造小大中程不日竣事甚
稱帝意二年改兵部尚書請老歸命以田三千畝牛
七十角賜之仍歲給尚書半俸六年起爲山東叅政
懇辭仍予致仕家居嘗上奏曰臣竊見大江黃泥灘
口過儀真南壩至朴樹灣約三十里宜及時開濬凡
湖廣江西諸郡糧艘可由之入轉運河以達鳳陽浙

船則自下江入抵鳳之道里亦如之若兩淮鹽船可
由之出江以達京師其運磚木船可自瓜洲過堰不
相混雜如是則官船免風水之虞民船無停滯之患
其轉運河及江都之深港宜及時疏濬以防淤淺其
瓜洲所建倉廩地濱大江風潮不測宜移置楊子橋
西爲便帝善其言安仁雖老其留心國事如此二十
年卒年八十五揚冀安者靈璧人以才行舉叅幕府
小心勤恪洪武初爲工部侍郎與安仁調度經營事
不擾而工速辦出知河間府有惠政招諭雲南道卒
朱守仁字元夫徐人元末兵起應州辟累畫奇策破

群盜歷官樞密同知守舒城明兵下廬州守仁舉城
附授中書斷事出知袁州持身廉潔撫安創殘民甚
德之洪武二年徵拜工部侍郎四年晉尚書奉命廉
察山東官吏歸奏稱旨尋改北平行省叅政以餽餉
不繼謫蒼梧知縣進知容州高唐州俱有善政十年
進四川布政使治尚簡嚴以疾致仕雲南平起知楚
雄府招集流移均劑徭役建學校興人才居九年境
內大治上計入朝郡人垂涕送之拜太僕寺卿首請
立草塲於江北去官道二三里牧馬馬大蕃息馬政
之修自守仁始久之致仕永樂初入朝遇疾卒

薛祥字彥祥廬州人元季集義兵保鄉里太祖駐師和陽祥從俞通海來歸從渡江爲水舉管軍鎮撫從克集慶攻安慶下江西復廬州戰鄱陽皆有功洪武元年轉漕河南夜半抵蔡河賊驟至祥不爲動好語曉喻之賊竟散去帝聞大喜祥患背疽帝親視之拜京畿都漕運使分司淮安自揚達濟清河築堤數百里隸役均平民無怨疾時幽薊多附官民南遷者祥悉衣食之山陽海州民作亂駙馬都尉黃琛以兵勦捕多誑誤者祥與會鞠無驗者悉原之考滿還京授工部尚書太師李善長奏鳳陽治官殿匠人用厭勝

論治其罪祥分別奏活者千人營謹身殿有司列中
匠爲上匠帝怒其罔上命棄市詔丞相御史大夫毋
得請祥在側獨爭之曰朝廷奈何以奏對不實殺千
人耶因極諫得旨用腐刑祥復爭之請杖而復工帝
竟報可出爲北平布政使以治行聞胡惟庸惡之謫
知嘉興府十三年惟庸誅復爲工部尚書明年坐累
杖死

論曰明初大政在中書省六曹雖有卿貳惟祇奉成
畫而已故十餘年間居其任者不下百餘人率碌碌
無所表見其治績可考者僅得此數人焉夫以高帝

之威嚴兼楊憲胡惟庸之專縱諸人若能循循奉職
亦已賢矣安望其大有建監於其間哉尚論者是以
貴考其世也

明史卷一百七十四

列傳二十五

劉崧

翟

善

李信余履杜澤

范

敏

茹太素

唐鐸

沈

渭

滋祥卿

開

濟

秦

遠

趙普劉敏

趙俊

徐本

楊

靖

凌

漢

解敏卿文璧

藍子貞

馮

堅

韓宜可

周觀政歐陽韶

劉崧字子高泰和人七歲能賦詩家貧寒無爐火手
皸裂而鈔錄不輟元末舉於鄉遭亂教授鄉里洪武
三年舉經明行修召見奉天殿授兵部職方司郎中
奉命徵糧鎮江鎮江多熟臣田里租賦數以累民崧

力請得與民計。訟輸稅市馬。廣東視驛傳。山東還奏。俱稱旨。遷北平按察司副使。北平元故都。新羅兵革。崧爲治務。持大體。輕刑省事。招徠流亡。慰安反側。民咸復業。建文天祥祠於學宮之側。立石學門。免諸生徒役。嘗請減他驛馬。以益宛平。帝可其奏。顧謂侍臣曰。驛傳勞逸不均久矣。崧能言之。牧民不當如是耶。久之。坐事輸作京師。尋放歸。十三年。徵拜禮部侍郎。攝吏部尚書。時侍郎陸讓以察爲明。崧一處以寬銓。次平明藻鑑。無失。尋致仕。歸。帝重其老成。踰年復召爲國子司業。既至。賜鞍馬。朝夕進見。見輒燕語。移時。

居一月得疾遽卒帝甚悼惜親爲文祭之崧操行清苦微時有田五十畝居官未嘗增置所居室敝半覆以茆十年一布被爲鼠傷始易之居官未嘗以妻子自隨爲北平時携一童往至則遣還明燈讀書往往連旦詩篇雅粹擅名當時豫章人久而宗之福王時追贈禮部左侍郎謚恭介

瞿善字敬夫泰興人洪武中貢入太學授吏部文選司主事歷員外郎二十六年尚書詹徽侍郎傅友仁以罪誅命善署部事旋進侍郎署尚書事如故明初設官雜用前代之制未有成法陳修始定銓法詹同

奏定本部職掌然帝雅不樂以成格用人久之數變
易吏或因緣爲奸至是乃令善倣唐六典之制編集
爲書名曰諸司職掌刊布中外於是官制始大備先
是帝命雜流不得任牧民正官善乃奏定吏役考滿
給由之法以爲司檄府縣首領選監生能文章者兼
除州縣官及學正教諭著爲令逾年實授尚書善明
於經術奏對合帝意帝曰善雖年少字量恢廓他莫
能侔也欲爲營第於泰興善以江鄉地隘宗親衆不
忍奪人以自益善家成籍帝欲除之善曰成卒宜增
豈可以臣破例帝益以爲賢二十八年坐事當刑父

謙陳乞降爲宣化知縣洪武十三年廢中書省晉六
部尚書侍郎秩任以政事爲吏部者數人李信浮山
人爲縣掾以能吏舉擢試吏部侍郎敏練稱職進署
部事拜尚書令入覲官各舉所知又議定內外官封
贈廢序之制以疾卒官余煥崑山人以明經薦歷通
政司叅議拜尚書令天下朝正官各造事蹟文冊圖
畫土地人民以進又立擢用吏員法以排宋訥擅令
致仕坐誅杜澤沂水人由縣訓導薦授司經局校書
進詹事府丞樸實持重動不踰禮帝嘉之擢拜吏部
尚書奏定三年一朝考覈等第及吏員出身之制掌

銓以平慎稱致事去

范敏閼鄉人洪武八年舉秀才擢戶部郎中十三年
命署本部尚書事未幾授試戶部尚書自胡惟庸誅
後特詔天下舉賢才有司所舉鮮當上意者敏薦王
本李祐龔敷杜敷趙民望等俱耆老經明行修太祖
大喜召拜王本等爲四輔官本等又薦宋訥等並徵
用之一時號稱得人先是帝以徭役不均命編造黃
冊敏等議以百一十戶爲里推丁多者十人爲長餘
百戶爲十甲歲役里長一人鳩集一里之事凡十年
一周以丁數多寡爲次戶部布政司及府州縣各貯

一冊以防竄易法最周詳十四年正月命天下府縣
悉準法編造民甚便之敏尋罷時有茹太素者澤州
人洪武三年鄉舉上書稱旨授監察御史五年擢四
川按察使以平允稱七年召爲刑部侍郎降刑部主
事陳時務累萬言太祖令中書郎王敏誦而聽之中
言才能之士數年來幸存者百無一二今所任率迂
懦俗吏言多忤觸帝怒召太素面詰杖之於朝次夕
復於宮中令人誦之得其可行者四事慨然曰朕所
以求直言欲其切於事情文詞太多更至熒聽太素
所陳五百餘言可盡耳因令中書定奏對式俾陳得

失者無修繁文摘太素疏中可行者下所司帝自序
其首頒示中外十五年遷江西左叅議明年召爲都
察院僉都御史改翰林院檢討十八年擢戶部尚書
未幾謫爲御史復坐排陷詹徽與同官十二人俱鑒
足治事後竟坐法死

唐鐸字振之虹人太祖初起兵卽從事左右守濠州
從定江州授西安縣丞召爲中書省管勾洪武元年
湯和克延平以鐸知府事拊輯新附士民安之居三
年入爲殿中侍御史復出知紹興府召拜刑部尚書
改太常卿丁母憂特給半俸服闋除兵部尚書十五

年初置諫院以鐸爲諫議大夫帝嘗與侍臣論歷代
興廢皆曰前代祚運之長莫逾成周其次莫如漢鐸
進曰三代以後起布衣有天下者惟漢高祖及陛下
而已漢高除秦苛法然事不師古陛下革元弊政一
復先王之舊所謂撥亂世反之正漢高不事詩書甘
心馬上陛下畱心聖學宸翰制命方與典謨訓誥相
表裏漢高何足法哉帝曰使朕後世子孫皆如成康
輔弼皆如周召則可以祈天永命矣鐸曰誠如聖諭
早豫教選左右以輔翼元良宗社萬年之福也帝又
謂鐸曰人有公私故言有邪正正言務規諫邪言務

謗諛鐸曰聽言之難從古爲然謗言近於忠諛言近於愛惟不爲所眩則謔佞自遠帝曰朕所行有得失非人言何由知言有善者獎而行之風聞不實亦不之罪惟謔佞面諛者不可容也未幾左遷監察御史復擢爲右副都御史歷刑部兵部尚書二十二年置詹事院命吏部曰輔導太子必擇端重之士三代保傅禮甚尊嚴兵部尚書鐸謹厚有德量其以鐸爲詹事食尚書俸如故以鐸嘗請豫教故也其年致仕二十五年復起爲詹事兼太子賓客尋加太子少保帝謂鐸曰帝王治天下必體天道順人心卿事朕久凡

朕所行有未當者宜卽以爲言使有所做戒鐸頓首
曰陛下敬天恤民拳拳如此臣雖老敢不盡心二十
八年遣鐸招諭龍州趙宗壽先是鄭國公常茂有罪
安置龍州病卒有言茂匿龍州實不死者帝乃召宗
壽宗壽不至帝大怒命楊文烏征南將軍統大軍討
之鐸廉得其實言茂實病卒宗壽伏罪來朝乞罷兵
乃令將軍文移兵征奉議諸州叛蠻而以鐸叅議軍
事逾月斬賊首王世鉄破其蓮花大藤峽等寨諸蠻
平鐸相度形勢請設奉議衛及向武河池懷集武仙
賀縣等處守禦千戶所鎮以官軍皆報可鐸重厚慎

密不妄取予帝以故舊過之爲尚書時僚屬得罪數連鐸皆釋不問帝嘗謂都御史詹徽掌刑部事唐鐸性行不同其下事之亦異徽剛斷嫉惡不容奸偽胥吏蓬首垢面容色愁慘不得肆其貪鐸於朕始友及臣至今三十四載交不知變色口不出惡聲德有餘才稍不足屢被誣誤陷法者數矣朕曲宥弗罪奸人忌徽剛則謗訕滿朝鐸重厚無疵又謂懦而無爲一切舞文弄法無所忌嗚呼聰明決斷者以爲非淵德海涵者以爲愚人心不古有若是耶鐸以三十年卒京師年六十九福王時追贈太子太傅謚敬安

沈潛字尚賢錢塘人洪武十八年進士授工部屯田主事勤於庶政以明敏稱二十年命試兵部侍郎帝以勛臣子弟多翫法撰大誥二十二篇命潛申諭天下武臣皆令誦習使知儆惕示朝廷保全勛舊之意是月又以諭戒八條頒示將士命儒臣纂輯訓誡書令互相講習以爲法戒時兵部久闕尚書潛以待郎署部事一切訓飭事宜皆潛承旨行之尋進尚書廣西都司建熊樓青州衛造軍器擅科民財潛請凡都司衛所遇有營作必都督府奏准官給物料毋擅役民違者治罪仍禁武臣不得干預民事干戈甫息武

臣習爲暴橫數扞文法至是始戢潛之力也帝嘗與
論致治之要在進賢退不肖潛對曰君子小人亦未
易識帝曰獨行之士不隨流俗正直之節必異尋常
如良玉委於汚泥其色不變何難識也潛因言自古
君子常少小人常多在上風厲之耳賢者舉而不仁
者遠若太陽出而群陰伏帝善其言潮州學生陳質
以父戍籍勾補請歸卒業帝令削其兵籍潛以質學
未大成遽削其籍則缺軍伍帝曰國家得一卒易得
一士難軍士缺伍不過少一力士耳若獎成賢才以
資任用其繫豈不重乎二十三年以潛與工部尚書

秦達互相更調賜誥獎諭未幾還原官旋以事免先是兵部雖設權猶統於中書省胡惟庸得與諸勳衛結納卒以致敗十三年後尚書事寄始專若唐鐸溫祥卿趙仁皆久居幕府帝傾心倚之潛以儒臣驟進委任無間凡衛所世襲及軍卒勾補之法皆看所定溫祥卿者長興人通陰陽家言有智數耿炳文下長興延致幕府用其計畫分兵據要害數破張士誠兵洪武初授大都督府照磨遷秦府長史出知儋州同知太原府公薨不擾十七年召拜兵部尚書明年以事降刑部主事終四川布政使

開濟字來學洛陽人少警敏有大志以賈誼自況元
察罕帖木兒徵掌書記洪武初以明經舉爲河南府
儒學訓導入爲國子監助教與丞相胡惟庸善以疾
罷歸十四年御史大夫安然薦濟博通經史有吏才
召試刑部尚書踰年爲真濟起廢籍擢貴以綜覈爲
已任請天下諸司各設文簿逐日書所行事歲終上
之以課得失又各部勘合文移皆立限結絕以定功
罪又言內外議獄章奏動數千言泛濫無紀失其本
情宜令諸司著成式頒示中外無煩文出入人罪又
言軍民以細故犯罪者宜卽決遣數月間滯牘一清

帝大以爲能會都御史趙仁言襄以賢良方正孝弟
功田諸科所取士列置郡縣多不舉職宜覈其去留
濟條議以經明行修爲一科工習文辭爲一科通曉
書義爲一科人品俊秀爲一科言有條理爲一科練
達治理爲一科六科備者爲上三科以上爲中不及
三科者爲下從之濟數被顧問兼預他部事自負莫
已若者天子嘉其才然知其機深數戒諭之議旬時
審覆法帝曰通聞審覆之法但應旬時之名大同小
異皆辨者不能達其情民安所逃死議定詐僞律帝
曰刑罰禁民爲非使之遠罪非以陷之張密網以羅

民無乃太刻乎又設籍曰寅戌之書以程僚屬出入
帝切責曰古人以卯酉爲常道今使趨事者朝寅暮
戌奉父母會妻子幾何時耶又爲榜戒其僚屬請揭
諸文華殿帝曰告戒僚屬之言欲張之殿廷人臣禮
當如是乎濟漸謝然竟不悛濟於帝前不爲毀譽而
內深次骨修睚眦怨輒深文中之無得免者鄉人有
宿隙令郎中仇衍鍛成重獄受賂脫囚死以他囚代
爲獄官所發濟與侍郎王希哲主事王叔微執獄官
殺之其恃權罔上多此類於是御史陶岳仲等發其
奸下廷臣會訊獄具濟與希哲衍等皆棄市濟陰譎

善同人主喜怒與同列奏事或隱不言入啟太子輒言帝意云何取令旨決之人不能測議事務爲多端以覘上意至是始悟其奸云

秦達字文用宣城人洪武十八年進士歷事都察院奉檄清理囚徒出入詳慎寬嚴得體帝以爲賢擢爲工部侍郎時國家初定營繕事繁部中缺尚書達以侍郎署事大興作多領之初工部欲籍諸工匠驗其丁力定以三年爲班更番赴京輪作三月如期交代名曰輪班匠議而未行達乃酌復前議更定其法量地遠近以爲班次且置籍爲勘合付之至期齎至工

部聽撥免其家徭役著爲令二十二年進尙書帝以古帝王廟地界通衢褻而不嚴乃徙建於欽天山之陽廟成丹繪輝麗帝甚嘉之明年改兵部尙書未幾復改工部二十五年坐事自殺與達先後任工部者趙肅永寧人有志節以學行聞由訓導舉賢良擢贊善大夫善於啟迪帝嘉之拜工部尙書奏定天下歲造軍器之數及議定藩王宮城制度改署刑部事致仕去趙俊不知何許人自工部侍郎進尙書奉詔修國子監藏書版刻古籍始備學者便之徐本江西人由薦舉知嘉興歷浙江行省叅政廣東布政使持身

廉介所在著政績召拜工部尚書尋坐事免劉敏廟
寧人舉孝廉爲中書吏常暮出市蘆龍江旦載於家
而後入治事妻織蘆簞以奉母或以磁瓦器遺其家
敏懸諸梁上卒還之省臣敗吏多坐誅敏獨無所預
太祖賢之擢拜工部侍郎善於其職改刑部侍郎出
爲徽州府同知有惠政卒官冀凱鹿邑人貢入太學
除廣西祿州判官廉幹正直召對稱旨授兵科給事
中慷慨敢言擢工部左侍郎清望益振卒於官馮天
孫歸安人早孤奉母至孝母病刲股和粥以進得痊
詔旌其門拜工部右侍郎旋乞歸里

楊靖字仲寧山陽人洪武十八年進士選庶吉士試
事吏科明年試戶部右侍郎尋授左侍郎是時任諸
司者非進士即太學生有不法者帝誠諭之製大誥
曰通政使蔡瑄左通政茹常戶部侍郎楊靖工部侍
郎秦逵亦進士太學生也各能率職以稱朕心朕尊
顯之不數年列於群職之上其犯罪不悛者終至殺
身詎不哀哉其見重於帝如此二十三年遷刑部尚
書帝諭靖曰愚民犯法如啗飲食嗜之而不知止設
法防之犯者益衆恕以行仁或能感化自今惟犯十
惡并殺人者論死餘罪皆令輸粟北邊又曰在京獄

因經卿等覆奏朕親審決猶恐未當在外各官豈盡
得人所擬豈盡當罪卿等當加詳讞然後遣官審決
靖承旨寃獄多所平反帝嘉納之嘗鞠一武弁門卒
檢其身得大珠僚屬驚異靖徐曰僞也安有珠大如
此者乎碎之帝聞之歎曰靖此舉有四善焉不獻朕
求悅一善也不窮追投獻二善也不獎門卒杜小人
僥倖三善也千金之珠卒然而至略不動心有過人
之智應變之才四善也二十六年兼太子賓客尋坐
事免會征龍州趙宗壽詔靖諭安南輸粟龍州時靖
免官以白衣往安南王幼不通語言政事皆由相臣

款一元出陸運險艱頗不奉詔靖反覆導諭一元述
帝威德且許以水運一元乃輸粟二萬石至沱海江
別造浮橋以達龍州帝大悅召靖爲左都御史靖公
忠有智畧善理繁劇治獄明察而不事深文帝寵遇
最厚同列無與比三十年有鄉人繫獄擊登聞鼓訴
狀靖代改狀草爲御史所劾遂賜死年三十八時論
惜之

凌漢字斗南原武人洪武中以明經舉至京師獻烏
鵲論帝善之授司經局正字未幾出爲會稽知縣以
事逮繫久不決會按察使陶晟入覲帝知漢無罪爲

晟所淹命釋之名爲監察御史巡按陝西疏所部疾
困數事具曰古人謂大夫出疆有安國家利社稷者
專之臣竊謂在春秋戰國則可今大一統則不可苟
許其專恐放大臣擅權之漸帝善之召其子賜鈔二
百錠衣一襲及還京師有德漢者邀漢置酒且欲厚
報以金漢曰法如是耳非我私予酒可飲金不可受
帝聞之嘉歎擢右都御史時詹徽爲左論議頗不合
每面折徽徽銜之奏遣按事蘇松因嗾御史桂滿劾
其失職降刑部右侍郎未幾命署吏部已改禮部復
爲徽所劾貶左僉都御史帝憫其衰令歸田里漢叩

頭曰臣願生居京師死葬此土許之居歲餘起左贊
善又歲餘復擢右僉都御史尋令致仕漢入辭帝問
先賜歸不行今歸何也對曰先詹徽在臣有後憂今
伏誅矣臣故敢歸耳漢性嗜酒帝數誡諭之然用廉
直爲帝所知亦以此見忌於衆故居官數起數仆云
洪武中任都察院知名者又有解敏藍子貞鄧文鏗
嚴德珉敏陽武人舉進士授監察御史以才望擢浙
江按察僉事杭民輸銅踰期詔逮治敏請責府縣督
辦免逮其民許之敏行法無所撓貪殘斂跡聲稱赫
然召署都察院事超拜右副都御史克振風紀尋出

爲江西按察使子貞名純以字行吉水人
以才學薦舉授右副都御史立朝侃侃百僚
憚其方鯁未幾免官文鏐永安人舉進士
知茂名縣治最入爲刑部主事命掌都察院
事尋署僉都御史凜持風裁不畏強禦以懷
印入刑科更奏章爲給事中所劾下獄尋宥
出往四川陝西巡察私茶貴戚有犯禁者人
莫敢言文鏐獨劾之寘其人於法文鏐亦坐
是出知武昌府改知德安轉苑馬寺卿洪熙
時致仕卒德珉吳人由御史擢左僉都御史
以疾求歸帝怒謫戍南丹黥其面遇赦放還
布衣徒步自齒齊民宣德中猶存嘗毆

悍軍軍訟之御史德珉跪堂下自言曾在臺勾當公
事曉三尺法御史問何年何官答言洪武中曾爲臺
長所謂嚴德珉是也御史大驚揖起之次日往謁則
已擔囊他徙矣有教授與飲見其面黥戴敝冠問老
人犯何法而黥德珉述前事教授乃拜謝德珉因言
先時國法甚嚴仕人不保首領此敝冠不易戴也因
北面拱手稱聖恩聖恩云

馮堅不知何許人洪武中授南豐典史縣民悅之爲
作德政謠一章二十四年上書言九事一曰養聖躬
以福民社王者綜理萬幾固當宵衣旰食勵精圖治

然而兆民之安宗社之固咸係於一人陛下春秋高
矣未見日而朝百官日晏而猶未罷此非順時調護
之道也臣願清心省事不與細務以爲民社之福二
曰擇老成以福諸王諸王方當英妙壯盛其左右輔
導不可不慎也臣願擇取老成之臣出爲王官使得
正色直言以時匡救庶幾謹守藩屏以爲諸王之福
三曰攘要荒以福中國先王立綱陳紀制禮作樂以
成至治者由其懾服遠人然後中國真安得以施其
政教也今天下一家四海一人而邊鄙無備可乎臣
願務農講武屯戍邊圉以爲中國之福四曰勵有司

以福生民方面諸臣所以表率守令者也臣願得廉
正有守之士旌別所屬賢不肖其實以聞於朝而黜
陟之則爲有司者率皆遷善改過而勇於自治上下
守法刑清訟簡家給人足足爲生民之福矣五曰褒
崇祀典夫生而功業顯於當時則其逝也聲華著於
後世往往載在祀典崇德報功使民慕思不忘者也
臣願備勅有司採訪歷代忠烈事蹟量加封謚俾末
俗有所興勸六曰減省宦寺夫寺人之設不過備使
令給灑掃而已在昔人君多爲所制由其展夕密邇
故其言易入遂養成禍患而不自知也以陛下鑒察

之明萬萬無此臣願上覽史籍裁去冗員不惟嚴重
朝廷實可杜異日威福凌替之漸七曰調易邊將命
將禦邊圉之大事在昔人君假以兵柄久在邊圉卒
致放縱淫佚不可駕馭陛下聖謨廟筭業已舉無遺策
凡諸將帥必察其言行可託腹心者然後置諸閫外
又必時遷歲調不使久居其任不惟保全勲臣實可
防將驕卒惰內輕外重之漸八曰采訪吏治先王以
知人安民爲急夫知人所以安民也今有司未盡得
人廉幹之才或爲上官所忌察吏所嫉其能自立不
屈鮮矣故爲善於下而上不加察非激勸之善術也

臣願廣布耳目訪廉斥貪以明黜陟九曰增置關防
夫立法防奸有國所必務也陛下旣置勘合凡有徵
發必驗之使同然後得行可謂得革弊之本矣近聞
諸司惟以帖委胥吏俾督所部少不如意輒加箠楚
其害乃及於民臣願增置勘合以付諸司聽其填寫
差違旣訖繳報如此則所司必不輕發以病民而庶
務亦不至屢曠也書奏帝覽而嘉之稱其知時務達
事變又謂侍臣曰堅言惟調易邊將則未然邊將數
易則兵力勇怯敵情出沒山川形勝無以備知倘得
若趙充國班超者又何取數易爲哉乃命吏部擢堅

左僉都御史在院頗持大體其明年卒於任堅同有
寶慶衛舍人倪基者亦言四事一任武臣二制民產
三興學校四察賢能帝命叅贊興平衛軍事其言雖
不盡施行然欲以廣關言路故率皆超擢云

韓宜可字伯時浙之山陰人元至正中行御史臺辟
爲掾宜可拒不行洪武初薦授山陰縣學教諭轉楚
府錄事尋擢監察御史無何丞相胡惟庸御史大夫
陳寧中丞涂節侍太祖坐方從容燕語宜可直前出
懷中彈文劾三人陰惡似忠奸佞似直恃功怙寵內
懷反側擢置臺端擅作威福乞斬其首以謝天下帝

怒曰快口御史乃敢排陷大臣耶命錦衣衛監問尋
釋之出爲江西按察司僉事時官吏有罪者皆以上
悉屯鳳陽其人毋慮萬數宜可疏爭之曰刑以禁淫
懲一民孰宜論其情之輕重事之公私罪之大小而
施舍之令悉令謫屯此小人之幸君子殆矣乞分公
私大小以協衆心帝可之已入朝京師會賜諸司沒
官男女爲奴婢宜可獨不受且極論罪人不挈古之
制也有事隨坐法之濫也官吏有罪厥辟弗宥國之
典也罰及妻子何居况男女人大倫婚姻踰時尚
傷和氣合門連坐豈聖朝所宜帝是其言後坐事將刑

御謹身殿親鞠之適天晴無雲忽雷火遶殿中帝驚
曰得無枉是人耶宜可遂獲免復疏陳二十餘事皆
報可未幾罷歸已復徵至命撰祀鍾山大江文諭曰
本征烏蠻詔皆稱旨特授山西右布政使以事安置
安南建文帝即位用檢討陳性善薦起雲南叅政入
拜左副都御史卒於官是夜大星隕櫪馬皆驚嘶人
謂宜可當之云帝之建御史臺也諸御史以敢言著
者自宜可外則稱周觀政觀政山陰人以薦授九江
學教授握監察御史嘗監奉天門有中使將女樂入
觀政止之中使曰有命觀政執不聽中使愠而入頃

之出報曰御史且休女樂已罷不用觀政又拒曰必
面奉詔已而帝親出宮謂之曰宮中音樂廢缺欲使
教內家肄習耳朕已悔之御史言是也於是左右無
不驚異者觀政累官江西按察使前觀政者又有歐
陽韶字子韶永新人亦薦授監察御史方有詔曰命
兩御史侍班韶嘗侍值帝乘怒將戮人他御史不敢
言韶趨跪殿廷下倉卒不能措詞急捧手加額呼曰
陛下不可帝察韶朴誠爲霽威從之未幾乞致事卒
於家

論曰中書省廢六部之權重矣帝則懲胡陳之弊總

攬乾綱事皆獨斷即六卿惴惴奉行無能有所建白
又帝性嚴急廷臣勤懼於法保令終者蓋寥寥焉然
當創制之初一切章程品式規畫精詳今後世永可
遵守則諸臣之材其亦有過人者與